

晋方言情态动词“待”及其否定关联 和意外性质*

宗 守 云

提要 “待”在晋方言有情态动词用法。“待”表意愿,是动力情态词;表义务,是道义情态词。表义务的“待”又分表承诺、表要求、表认可 3 种情形。“待”在这些意义的基础上形成 8 种结构。“待”和否定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待”是意外范畴标记。情态动词“待”是从实义动词发展来的,先出现动力情态的用法,再出现道义情态的用法。

关键词 待 情态动词 晋方言 意外范畴标记 回溯推理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待”有 3 个义项^①：1)等待；2)需要；3)要，打算。这些都是实义动词用法。在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方言中，“待”还有情态动词用法。在晋方言地区，根据对发音合作人的调查，并州片、大包片、张呼片、上党片的全部以及五台片大部、吕梁片北部，“待”都有动力(dynamic)情态动词的用法，绝大部分地区还有道义(deontic)情态动词的用法；邯新片、志延片、吕梁片南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五台片的陕北地区，“待”都没有情态动词用法。“待”的情态动词用法在晋方言中呈现出东部和北部强势发达、西部和南部式微的态势。晋方言情态动词“待”和否定有很强的关联性，并具有意外性质(mirativity)。本文首先描写晋方言情态动词“待”的意义和用法，然后讨论“待”和否定的关联性以及“待”的意外性质，最后谈“待”的来源和发展。

1. “待”的意义和用法

晋方言“待”也有像普通话那样的实义动词的用法，其情态动词的用法是在实义动词用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情态动词“待”用于实义动词性成分 VP 前面，形成如下结构：

S_0 : NP+(不/没/别)待 VP

在 S_0 中，NP 是指人名词短语，包括说话人(言者)、听话人(听者)和第三方(他者)；VP 最基本的语义特征是[意愿]，[意愿]具有可控性和持续性，非可控性 VP 和非持续性 VP(如“死、伤、病、知道”)不具有[意愿]特征，不能进入 S_0 结构。

* 本文得到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规划项目和上海市高峰学科计划项目资助。本文提交“2013 年语言的描写与解释学术研讨会”(2013.12 复旦大学)交流，得到与会学者张谊生、洪波、彭利贞、唐正大、陈振宇等先生指正，邢向东、白云先生以及研究生杨琦、孟晓东在联系发音合作人方面给予了大力的帮助，《中国语文》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① 这里指“dài 待²”。“dài 待¹”和“dài 待”与本文无关，不予讨论。

1.1 “待”表意愿

表意愿的“待”(记作“待₁”)是动力情态动词,相当于“愿意、想”。“待₁”多用于否定式,否定词有“不”和“没”,“不待/没待 VP”相当于普通话“不愿意,懒得”。“待₁”用于否定式形成如下两个结构:

S₁:NP+不待 VP S₂:NP+没待 VP

S₁“不待 VP”用于对一般主观愿望的否定,例如:

(1) 我不待做饭。(我懒得做饭。) (2) 孩子不待跑,就想圪蹴蹲着。(孩子懒得跑,就想蹲着。)

S₂“没待 VP”用于对过去主观愿望的否定。例如:

(3) 我夜来没待做活,躺了一天。我昨天懒得做活,躺了一天。

S₁和S₂有如下特点。

1) 在陈述句中,NP 只能是言者和他者,不能是听者。例如:

(4) *你不待起床。

在疑问句或假设条件句中,NP 可以是听者:

(4') 你不待起床? (4'') 你不待起床的话,就再躺一会儿。

“待₁”表示意愿,“不待”就是非意愿,非意愿其实也是一种意愿,比如,“不愿意做饭”就是“愿意不做饭”。说话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也可以向听话人传达他者的意愿,因此在S₁和S₂中,NP 可以是言者和他者。而对于听者的意愿,说话人要么知道,要么不知道;如果知道,对交际双方来说都是已知信息,就没必要再向对方传达;如果不知道,说话人往往需要猜测,反映在语言中,就是用非现实句来表达。在疑问句和假设条件句中,NP 可以是听者,因为疑问句和假设条件句属于非现实范畴。疑问句和假设条件句在许多语言中是相通的,甚至采用相同的结构(Haiman,1985;沈家煊,1999)。

2) 用于始发陈述时,“待₁”只有否定式,没有肯定式。(1)-(3)如果是始发陈述,都没有相应的肯定式,“我待做饭”“孩子待跑”“我夜来待做活”都不能用于始发陈述。如果用于回应,可以有肯定式。例如:

(1') A:你待不待做饭? B:我待做饭。
(2') A:孩子待跑不待? B:孩子待跑。
(3') A:你夜来没待做活? B:我夜来待做活来呀。

我们可以把“待₁”的肯定式标记为S₃:

S₃:NP+待 VP

就“待₁”而言,S₁和S₂是无标记的;S₃是有标记的,即只用于回应。S₃用于回应,是由于“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陆俭明,2007)决定的。

1.2 “待”表义务

表义务的“待”是道义情态动词,有三种情形:表承诺,表要求,表认可。承诺、要求、认可都是应该承担或执行的义务。

1.2.1 “待”表承诺

表承诺的“待”(记作“待₂”),相当于表示承诺意义的“会”(“我会出去赚钱的”)。

“待₂”既有否定式,也有肯定式,形成如下结构:

S₄:NP+不待 VP S₅:NP+待 VP 嘞

在S₄和S₅中,NP 只能是言者或他者,不能是听者。

先说 S_4 。 S_4 否定词仅限于“不”，“不待 VP”是否定的承诺，意思是“不会 VP”。例如：

- (5) A:你去摘苹果吧。 B:我不待摘它。(我不会去摘苹果)
(6) A:三胖要去乡里告老村长。 B:老村长不待理他。(老村长不会理他)

例(5)是说话人自我申明，虽然还有意愿义(我懒得摘它)，但更主要的是表达否定的承诺，申明自己不会去摘苹果。例(6)是说话人对他人态度的申明，有意愿性(老村长懒得理他)，也主要表达否定的承诺(强调老村长不会理他)。例(6)有“移情”的性质，“说话人将自己认同于……他用句子所描写的事件或状态中的一个参与者”(Kuno, 1987; 沈家煊, 2008)，而“主语是说话人移情的固有位置”(Kuno & Kaburaki, 1977; 张伯江, 2002)，即，言者是站在老村长的立场上、把自己认同于老村长来表达的。

再说 S_5 。 S_5 很有意思，本来是肯定形式，但表达的却是否定意义。也就是说， S_4 和 S_5 形式上是相反的，但意义上是完全相同的(语气不同)。例如：

- (5') A:你去摘苹果吧。 B:我待摘它嘞。我不会去摘苹果。
(6') A:三胖要去乡里告老村长。 B:老村长待理他嘞。老村长不会理它。

S_5 句尾有语气词“嘞”，是强主观性的缘故。因为用肯定形式表达否定意义，更反映说话人特别强烈的主观态度，而句尾的“嘞”，“是纯粹的语气词，表达不容置疑的断定语气，有时略带夸张。相当于普通话的‘呢’。”(邢向东, 2002: 629)这和强烈主观态度的表达是相宜的。

肯定形式表达否定意义，是通过反问语气取得的。

最后说说 S_1 和 S_4 的区别。 S_1 和 S_4 表面上是两个完全相同的结构“NP+不待 VP”，而且 NP都只能是言者和他者。但在用法上有很大不同。

1) 语篇表现不同。 S_1 可用于始发陈述； S_4 只能用于对引发语的回应。如果是始发陈述，一定是 S_1 ；如果是回应，可能是 S_1 ，也可能是 S_4 ，这要看“NP+不待 VP”结构中 VP 宾语的性质以及具体语境情况。

2) 宾语性质不同。 S_1 宾语很自由，可以是零形式、代词、名词等； S_4 宾语很不自由，只能是第二、三人称代词“你、你们、他、他们、它、它们”。例(1)(2)没有代词宾语，是 S_1 ；例(5)(6)是人称代词宾语，是 S_4 。也有两可的情形，当引发语的宾语为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回应时宾语“回声”(echo)为第二、三人称代词，会出现两可的理解。例如：

- (7) A:你待不待管他? B:我不待管他。

例(7)“不待”可以理解为“不愿意”，也可以理解为“不会”，具体视语境情况而定。

在 S_4 中，代词宾语可以是实指的，如例(5)(6)；也可以是虚指的，特别是当 VP 是一价动词的时候，代词也必须出现，“它”完全是虚指成分。例如：

- (8) A:你睡会儿去吧。 B:我不待睡他。

例(8)“他”在语义上是无所指称的，只是一个代词形式。根据殷何辉(2010)，孝感方言的句尾成分“它”也有无所指称的情形：

- (9) 我走了它! (殷何辉例) (10) 你去死了它! (殷何辉例)

殷何辉(2010)认为，“它”是从代词发展出来的句尾语气词。“它”究竟是不是句尾语气词，是可以继续讨论的，但从“它”的“无所指称、表达强烈的主观态度”的性质来看，例(9)(10)的“它”和例(8)的“他”应该是相同性质的语言成分。由此看来，“他”用在句尾部分、无所指称、表达强烈的主观态度，在方言中不是个别的现象。

那么，在 S_4 中，宾语为何一定以代词形式出现呢？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是出于区别“待₁”

和“待₂”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和主观性强度有关。首先,由“待₁”和“待₂”形成的“NP+不待VP”结构,NP都是言者和他者,如果没有这样的区别,就会出现很多歧义情形,进而影响交际。其次,代词和零形式、名词相比,有较强的主观性,零形式是零信息或者是被省略的旧信息,名词只指称客体,主观性都不够强,代词意义上指称客体,又是轻形式,主观性较强;“待₁”是动力情态词,“待₂”是道义情态词,“待₂”主观性强于“待₁”;代词的强主观性和“待₂”的强主观性在表达上是相宜的。

3) 可控程度不同。S₁NP 可控程度低,S₄NP 可控程度高。S₁“待”表意愿,意愿不一定能执行,因此可控程度低;S₄“待”表承诺,承诺一定能执行,至少在 NP 看来如此,因此可控程度高。因此,如果是可控程度低的语境,是 S₁,可控程度高的语境,是 S₄,可控程度无所谓高低,就是两可的情形。例如:

(7') A:你待不待管他? B:我不待管他么,可是我不管谁管?

(7'') A:你待不待管他? B:我不待管他,爱谁管谁管!

例(7')可控程度低,说话人不愿意管而又不得不管,是 S₁;例(7'')可控程度高,说话人说不管就可以不管,是 S₄。

1.2.2 “待”表要求

表要求的“待”(记作“待₃”),相当于表示要求意义的“要”(“你要出去赚钱”)。

“待₃”既有否定式,也有肯定式,形成如下结构:

S₆:NP+别待 VP 了 S₇:NP 待 VP 嘞

在 S₆和 S₇中,NP 只能是听者,不能是言者和他者;宾语很自由,可以是零形式、代词、名词等。

先说 S₆。S₆否定词仅限于“别”,“别待 VP 了”意思是“不要 VP”,用于劝止对方的行为。句尾需要带语气词“了”,“了”表示变化的情形。例如:

(11) 你别待问你爹了。 (12) 你让他别待问他爹了。

例(11)(12)都是否定式,对方或他者本来是准备做某事的,说话人要求对方或他者不要做某事,这是变化的情形。NP 都是听者,但 VP 的直接成分主语不同,例(11)是听者,例(12)是他者,可见,“待₃”表要求的性质不是 VP 的直接成分主语决定的,而是全句主语决定的,只要全句主语是听者(第二人称),即是表要求的。

这里还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别”是“不要”,“待₃”是“要”,那么逻辑的结论就是,“别待”就是“不要待”或“不要要”。但“不要待”和“不要要”都不通。我们认为,“别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词汇化了,有整体意义,不能从部分推出。而且,“别 VP”和“别待 VP”意义是不同的,“别 VP”强调“无益甚至有害”,“别待 VP”强调“无用并非有害”。例如:

(13) 你别睡觉了,小心睡出毛病来。 (14) 你别待睡觉了,起来帮我做点活吧。

例(13)强调“无益”,继续睡觉是不好的,甚至是有害的;例(14)强调“无用”,继续睡觉是没有意义的,但并非有害。如果把后分句进行交换:

(13') 你别睡觉了,起来帮我做点活吧。 (14') *你别待睡觉了,小心睡出毛病来。

例(13')仍然是正确的,睡觉无益,起来帮我做点活是完全合理的;例(14')不能接受,是因为“别待 VP”的“并非有害”和后分句的有害意义形成了矛盾。

如果 VP 明显是凸显有害的,都不能用在“别待”后面,如“*别待捣乱、*别待打人、*别待乱扔垃圾、*别待横穿马路”等等。

在语用上,“别 VP”既可以用于预期情境,也可以用于反预期情境,“别待 VP”只用于反预

期情境,详见下文。

S₆既可用于始发祈使,也可用于回应。比如,当看到某人正在跑步,说话人觉得跑步无用,可以说“你别待跑了”,这是始发祈使。用于回应,如:

(11') A:我问问我爹。 B:你别待问你爹了。

再说 S₇。S₇也是用肯定形式表达否定意义,而且也是从反问语气取得的。句尾用语气词“嘞”,以表达说话人强烈的主观态度。例如:

(11'') A:我问问我爹。 B:你待问你爹嘞。

S₅和 S₇都是“NP+待 VP 嘞”,其实非常容易区分,S₅NP 是言者和他者,S₇NP 是听者。

1.2.3 “待”表认可

表认可的“待”(记作“待₄”)本来相当于表示认可意义的“应该”(“你应该出去赚钱”),但由于吸收了反问语气中的否定意义,实际上表达的是“不应该”的意思,“待 VP”意思是“不应该 VP”。“待₄”只有肯定式,没有否定式,形成如下结构:

S₈:NP+(也)待 VP

S₈是用肯定形式表达否定意义。例如:

(15) 你也待说。 (16) 二柱子也待瞎跑。

例(15)意思是“你不应该说”,例(16)意思是“二柱子不应该瞎跑”。例(15)的背景是,对方说了一些话,说话人觉得说这些话不起任何作用,说了也白说,因此对方不应该说,说话人就用“你也待说”表达不认可的主观态度。例(16)的背景是,二柱子为某件事瞎跑,说话人觉得瞎跑是没有意义的,跑也是白跑,因此他不应该瞎跑,说话人就用“二柱子也待瞎跑”表达不认可的主观态度。

晋方言中还有个和“待₄”相近的情态动词“好”(去声),也只有肯定形式,而且肯定形式表达否定意义:

(15') 你好说。 (16') 二柱子好瞎跑。

例(15')(16')和例(15)(16)意思相同,也是“你不应该说”和“二柱子不应该瞎跑”,但用法不同,“好”用于有比较严重或极其严重后果的语境。例(15')的背景是,对方说了一些话,导致了比较严重甚至极其严重的后果,比如挨了打,说话人埋怨对方不应该说那些话。例(16')的背景是,二柱子因为瞎跑导致了比较严重甚至极其严重的后果,比如损失了很多钱,说话人对二柱子的行为表达强烈的不满或反感的情绪。

从形式看,S₈有如下特点。

1) NP 只能是听者或他者,不能是言者。

2) “待”前面一般都有语气副词“也”,“也”前面不出现其他状语。

3) VP 动后受限制,动前可显著。V 后常常不出现宾语,可以出现轻形式“他”,“他”可以是虚指的,性质和例(8)(9)(10)相同。例如:

(15'') 你也待说他。 (16'') 二柱子也待瞎跑他。

例(15'')“他”还有一定的指称性,指称说的那些话;例(16'')“他”完全是虚指的,无指称对象。

V 前可出现状语,状语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例如:

(15''') 你也待费嘴磨牙地说(他)。

(16''') 二柱子也待东一头西一头没日没夜地瞎跑(他)。

从意义看,在 S₈中,VP 所代表的行为都是已经发生的,说话人不认可这样的行为,认为

VP 是无用的、没必要的。 S_7 和 S_8 ,其NP都可以是听者,而且都是用肯定形式表达否定意义,但二者并不难区分: S_7 VP是正在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行为,说话人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劝止; S_8 VP是已经发生的行为,说话人对这样的行为表达不认可的态度。

2. “待”的否定关联和意外性质

2.1 “待”的否定关联

情态动词“待”和否定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根据“待”和否定的关联,由“待”所形成的结构有以下三种情形。

2.1.1 否定形式表达否定意义

有 S_1 、 S_2 、 S_4 、 S_6 四种结构。 S_1 和 S_2 是典型的、无标记的用法,其相反的肯定形式是非典型的、有标记的用法,因此,“待₁”用于否定,是典型用法。 S_4 和 S_6 是否定形式表达否定意义,其相反的肯定形式也表达否定意义,也就是说,“待₂”和“待₃”只有否定意义,没有肯定意义,不论形式如何。“待₁”用于否定是典型用法,“待₂”和“待₃”只有否定意义,可见,用否定形式表达否定意义的四种结构,都是和否定高度关联的。

2.1.2 肯定形式表达肯定意义

有 S_3 一种结构。 S_3 虽然和否定不相关,但它是有标记的用法,即只用于回应。语言中的有标记项是非典型的、非常规的情形,并不影响特定范畴的整体性质。因此, S_3 不影响“待”整体的否定关联性。

2.1.3 肯定形式表达否定意义

有 S_5 、 S_7 、 S_8 三种结构。用肯定形式表达否定意义,是从反问语气取得的。“待”的肯定式用于反问句中,表达否定意义。例如:

- (5") A:你去摘苹果吧。 B:我待摘它嘞?
(6") A:三胖要去乡里告老村长。 B:老村长待理他嘞?
(11") A:我问问我爹。 B:你待问你爹嘞?
(15") 你也待说?
(16") 二柱子也待瞎跑?

上述各例都是是非问句的反问句,其反问语气是通过高升的语调获得的。由于这种反问句十分常用,久而久之,高升调“磨损”为低平调,反问语气消失了,反问句的否定意义附着在肯定形式的句子中,因而出现了肯定形式表达否定意义的情形。

肯定形式可以表达否定意义,否定形式也表达否定意义,这就形成了相反形式表达相同意义的情形。如果把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看作两种不同的构式,根据构式的“无同义原则”,两个构式在句法上不同但在语义上相同,那么它们在语用上必定不同(Goldberg(吴海波译),2007)。 S_4 和 S_5 、 S_6 和 S_7 ,都是形式不同意义相同,其语用一定不同: S_5 、 S_7 比 S_4 、 S_6 主观性程度更高,语气更加强烈。

2.2 “待”的意外性质

“待”具有意外性质,是意外范畴标记(mirativity)。意外范畴是表达非预期信息的语法标记(Delancey,1997)。非预期信息很大程度上就是反预期信息。根据吴福祥(2004),反预期有三种情形:与受话人预期相反、与说话人预期相反、与特定言语社会共享预期相反。“待”的几种不同的意义和用法都与这三种情形有关。

2.2.1 “待₁”用于和特定言语社会共享预期相反的情境

特定言语社会共享预期是“社会固有模式”(social stereotype),它反映了社会的“正常期望”(normal expectation)。在认知领域中,“正常期望”起着重要作用,凡符合正常期望的,一般用无标记手段来表现;反之,违背正常期望的,往往用特定标记、特定结构等来表现(Lakoff, 1987:85)。“待₁”用于违背正常期望的情境,不用于符合正常期望的情境。

如上文例(1)(2),社会固有模式是,到做饭时间我应该做饭,孩子上体育课应该跑步,这是正常期望。“我愿意做饭”“孩子愿意跑”是符合正常期望的情形,不能用“待”;“我不愿意做饭”“孩子不愿意跑步”是违背正常期望的情形,可以用“待”。“待”和“愿意、想”意思相同,但“愿意、想”没有这样的限制。

应该做的事情不做,是违背正常期望的;不应该做的事情去做,也是违背正常期望的。但不应该做的事去做,也不能用“待”,因为“待”还受到句法的限制,即在始发陈述句中不用肯定式。比如,我不应该骂人,但我想骂人,不能说“我待骂人”,这是句法的限制。当然也不能说“我不待骂人”,因为“不骂人”是社会的正常期望,这是语境的限制。

在可以做出正反两种选择的情境下,无论怎样选择,都是正常期望,都不能用“待”。比如,一个女孩子,可以选择嫁给某男(“她愿意嫁给他”),也可以选择嫁给该男(“她不愿意嫁给他”),前者由于句法限制不能用“待”,后者由于语境限制也不能用“待”,因为没有违背社会的正常期望。

2.2.2 “待₂”用于和受话人预期相反的情境

(5) A:你去摘苹果吧。 B:我不待摘它。

(6) A:三胖要去乡里告老村长。 B:老村长不待理他。

例(5)受话人的预期是,在提出要求以后,对方承诺去摘苹果,但对方态度正好相反,不愿意去摘苹果,而作了相反的承诺。例(6)受话人的预期是,在告知对方这一信息后,对方应该提醒老村长做好准备,但对方态度并非受话人所预期的那样,而是站在老村长的立场上采取放任的态度。

例(5B)(6B)的回应如果是受话人预期的情形,“待”是“待₁”而不是“待₂”,是和特定言语社会共享预期相反的情形:

(5'') A:我知道你不待去摘苹果。 B:嗯。我不待摘它。

(6'') A:三胖要去乡里告老村长,我知道老村长不待理他。 B:就是,老村长不待理他。

上例都是“待₁”,应该摘苹果而不去摘,应该做好回应的准备而置之不理,都是和特定言语社会共享预期相反。(5'')(6'')宾语可以换成“苹果”“三胖”,意义不变。如果说话人的想法和受话人不同,还可以用肯定形式表达肯定意义,如“谁说的?我待摘苹果呀。”“哪里啊,咋不待理?就待理。”这显然是“待₁”不是“待₂”。

2.2.3 “待₃”和“待₄”用于和说话人预期相反的情境

(11') A:我问问我爹。 B:你别待问你爹了。

(15) 你也待说。 (16) 二柱子也待瞎跑。

根据 Delancey(1997),意外范畴标记常常用来标记听说、推论或第一手的知识信息,这些信息对说话人而言是非预期的。当说话人听说、推断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一个信息,说话人对这个信息感到意外,并明确表示反对这个信息时,就用“待”这个意外范畴标记来表达。例(11')受话人说“我问问我爹”时,说话人对这个信息感到意外,希望劝止对方这个行为,所以

说“你别待问你爹了”;例(15)说话人得知对方说了一些话,感到意外,而且不认可这些话,就用“你也待说”表达;例(16)说话人得知二柱子瞎跑的事情,感到意外,而且不认可这种行为,就用“二柱子也待瞎跑”表达。

如果是说话人预期的情形,即使是说话人不要求、不认可的行为,也不能用“待”。比如,说话人明明知道听话人凡事都问问他爹怎么做,当听话人说“我问问我爹”时,说话人即使反对,也不用 S_4 、 S_5 表达,因为“我问问我爹”是说话人意料之中的,而 S_4 、 S_5 是出乎意料的,二者是矛盾的。再看例(13’)(14’)的情形:

(13’) 你别睡觉了,天天睡懒觉,小心睡出毛病来。

(14’) * 你别待睡觉了,天天睡懒觉,起来帮我做点活吧。

如果说说话人知道对方每天都睡懒觉,那么说话时对方睡懒觉就是预期的情形,例(13’)不用“待”句子是成立的,例(14’)用“待”句子不成立,因为和预期矛盾。

“待”作为意外范畴标记,还有形式的表现。在 S_5 和 S_7 中,“待”可用一些反预期语气副词修饰,有“可、倒、还”等。例如:

(17) A:你喝点稀饭吧。

B:我可待喝它嘞。我不会喝它。

(18) A:三毛旦老管人家闲事。

B:人家倒待理他嘞。人家不会理他。

(19) A:我想把猪卖了。

B:你还待卖它嘞。你别卖它。

这些语气副词还可以倒装在句尾,“嘞”就不出现了。例如:

(17’) A:你喝点稀饭吧。

B:我待喝它可。我不会喝它。

(18’) A:三毛旦老管人家闲事。

B:人家待理他倒。人家不会理他。

(19’) A:我想把猪卖了。

B:你待卖它还。你别卖它。

反预期语气副词可以用于 S_5 和 S_7 中,和“待”的意外性质是相宜的。

“待”还可用于虚拟句。例如:

(20) 早知道我家楼下就有,就不待跑那么远买了。

(21) 要是明天下雨,你就别待去了。

例(20)“早知道我家楼下就有”是过去虚拟句,说明以前并不知道,现在知道是出乎意料的,后续小句用“待”;例(21)“要是明天下雨”是将来虚拟句,说话人并不知道明天下不下雨,而且很可能不下雨,下雨是意外的,后续小句用“待”。虚拟式往往和反预期信息相关。在西班牙语中,虚拟式用在从句里,从说话人的角度看,从句所反映的事实是虚构的、未能确定的或尚未成为事实的,或者虽然成为事实,但说话人是意想不到、不能理解的,或对此表示遗憾、高兴等心情的(何仕凡,2006;王晓凌,2009)。

3. “待”的来源和发展

“待”,本义是“等待,等候”,《说文·彳部》云:“俟也。”“俟”同“俟”,即“等待”。“待”的情态动词的用法,是从“等待”义一步一步发展来的。由“等待”义发展出情态动词的用法,在汉语中不是孤立的现象,“须”也是由“等待”义发展为情态动词的,首先由“等待”义发展出“有待于”,到东汉发展为道义情态动词,表示“须要”;到唐初发展为认识情态动词,表示“一定”(李明,2001)。可见,由“等待”义实义动词发展为情态动词,是有语义基础的。但具体发展过程却各有不同。

“待”先是从“等待”义发展为“需要”义。例如:

(22) 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左传·隐公元年》)

(23) 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裂,戎士待陈妾之余。(《国语·齐语》)

(24) 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韩非子·五蠹》)

例(22)“待”是“等待”，例(24)“待”是“需要”，例(23)介于二者之间，既可以理解为“等待”，也可以理解为“需要”。从“等待”义发展为“需要”义，是回溯推理导致的，具体为：如果需要做某事，就会等待做某事；说话人说等待做某事，很可能要表达需要做某事。如例(23)，如果需要游车之裂、陈妾之余，就会等待游车之裂、陈妾之余；说话人说等待游车之裂、陈妾之余，很可能要表达需要游车之裂、陈妾之余。于是“等待”义就发展出“需要”义。

当然,表示“需要”意义的“待”还是实义动词,不是情态动词。“待”表示“客观需要”,从先秦直至现代,都一直没有中断。例如:

(25) 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西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

(26) 大姐,孩儿痴顽,待打时你骂几句,待骂时你处分咱。(元·杨显之《酷寒亭》)

现代汉语仍有“自不待言”这样表示“需要”意义的用法。

至晚在宋代,“待”就由“客观需要”发展出“主观想要”的用法,即从“需要”到“意欲”(打算)。例如:

(27) 待不饮,奈何君有恨;待痛饮,奈何吾又病。(南宋·辛弃疾《最高楼·送丁怀忠》)

(28) 叫了一回,没人答应,却待挣扎起来,酒尚未醒,不觉又睡了去。(宋·话本小说《错斩崔宁》)

这一发展仍然是回溯推理导致的:如果打算做某事,就说明需要做某事;说话人说需要做某事,很可能要表达打算做某事。“意欲”意义的“待”仍然不是严格意义的情态动词,但由于其主观性的加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情态色彩。

从元代开始，“待”有表示意愿的用法，但都是否定的用法，“不待”就是“不愿意，懒得”。这时“待”已经成为真正的情态动词了。例如：

(29) 怕不待闲争气,赤紧的难存济,我则索折腰为米。(元·费唐臣《贬黄州》)

(30) 雕鞍一自两别离,不待梳妆懒画眉。(元·无名氏《水仙子》)

(31) 我心中不待与他吃酒,我则想着衙内。(元·李文蔚《燕青博鱼》)

(32) 俺姐姐针线无心不待拈,脂粉香消懒去添。(元·王实甫《西厢记》)

(33) 西门庆道：“我心里还不待吃，等我去呵些汤罢。”（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

(34) 素姐本等不待下气,只是叫寄姐斗败了的鸡,不敢展翅。(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

“待”的这种用法是从“意欲”意义发展来的。从“意欲”到“愿意”，也是回溯推理导致的，但只有否定用法才能导致回溯推理，因此严格说应该是从“非意欲(不打算)”到“不愿意”。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不愿意做某事，就不打算做某事；说话人说不打算做某事，很可能要表达不愿意做某事。于是从“不打算”发展出“不愿意”的意义。而肯定用法没有这样的回溯推理，愿意做某事，并不一定打算做某事，愿意只是主观愿望，而打算必须具备客观条件，而否定用法都是主观的，不受这样的限制。

“待”从表意愿到表义务,是从动力情态发展为道义情态,这是情态词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发展也是在否定用法中实现的,而且仍然和回溯推理有关。具体为:如果不承诺、不要求、不认可做某事,就说明不愿意做某事;说话人说不愿意做某事,很可能要表达不承诺、不要求、不认可做某事。

我们把“待”情态用法的发展情形图示如下：

(回溯推理) (回溯推理)

等待 → 需要 → 意欲 (回溯推理) (回溯推理)
非意欲 → 不愿意 → 不承诺、不要求、不认可

“待”作为动力情态动词,不仅见于晋方言,还见于冀鲁官话和胶辽官话,但不见于北京

话。根据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1999),冀鲁官话和胶辽官话“不待”也有表示“不愿意,懒得”的情形。例如:

(35) 别人都不待听了,你还说,真是!(河北南部方言,冀鲁官话)

(36) 他那人太赖了,都不待和他弄事。(山东荣成方言,胶辽官话)

胶辽官话“不待”还表示“不能”(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1999)。例如:

(37) 那点儿东西还不待吃吗?(山东荣成方言,胶辽官话)

(38) 房子太破了,不待住人儿。(山东荣成方言,胶辽官话)

例(37)(38)“待”还是动力情态动词,“待”由内在能力发展到条件可能,是动力情态动词内部的发展,其动因仍然是回溯推理。如例(38),如果房子不能住人,就不愿意住人;说话人说不愿意住人,很可能要表达不能住人。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待”作为道义情态动词,只见于晋方言。

“不待 VP”还进一步词汇化为“不待见、不待动、不待在”。词的性质在于不可预测,由部分不能推知整体,越是不可预测的,越具备词的资格。“不待见、不待动、不待在”都具有不可预测性,因此都具有词的性质,只是词汇化程度不同,“不待见”词汇化程度较低,“不待动、不待在”词汇化程度高些。

“不待见”。《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待见”,释为“喜爱,喜欢(多用于否定式)”。《现代北京口语词典》也收录“待见”,释为“(招人)喜爱、喜欢”。《汉语大词典》把“不待见”作为一个词条处理,释为“不待见,谓不喜欢”。一方面,“不待见”不能从部分推知整体,应该是固定的词汇形式;另一方面,“不待见”的词汇化还不够彻底,还有扩展形式“不招人待见”等。因此,“不待见”还是一个“准词”。“不待见”在元代就有使用,清代《红楼梦》也有用例,例如:

(39) 小官鲁斋郎,自从许州拐了李四的浑家,起初时性命也似爱他,如今两个眼里不待见他。(元·关汉卿《鲁斋郎》)

(40) 难道图你舒服,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见我呀!(清·曹雪芹《红楼梦》第21回)

“不待动”。《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1999)收“不待动了”和“不待动弹”,前者见于晋语张家口、宣化方言,释义为“病了”;后者见于冀鲁官话山东淄博、桓台方言,释义为“生病”。前者词条收录和释义都有问题。首先是词条收录。张家口、宣化方言“不待动”完全可以单说,没必要加“了”,因此宜收“不待动”,不宜收“不待动了”。其次是释义问题。“不待动”一般只是身体不舒服而已,顶多是小毛病,如果病情比较重,就不能说“不待动”,因此应该释为“身体不舒服”。

“不待在”。各种方言词典均不见收录。“不待在”意思是“因为想念某个地方而不愿意呆在现在的地方”。比如,学生住校,如果因为想家而不愿意呆在学校,就是“不待在”。再比如,到亲戚家做客,如果因为想家而不愿意呆在亲戚家,也是“不待在”。“不待在”多用于“想家”,但也有回家也“不待在”的情形,比如学生放假呆在家里,如果因为想念学校而不愿意呆在家里,也是“不待在”。

4. 结语

本文讨论了晋方言的情态动词“待”,说明了“待”和否定的相关性以及“待”的意外性质。在现代汉语共同语情态动词系统中,似乎没有哪个情态动词必然和否定相关,并表达意外,而晋方言“待”有如此表现,是情态动词的特殊情形。“待”表承诺、表要求时,肯定形式和否定形

式都表达否定意义;“待”表认可时,只有肯定形式表达否定意义。这在情态动词中都是非常特殊的。当然,任何特殊性都不能超越语言的普遍性,“待”的这些用法尽管特殊,但也都遵循语言的普遍规律,特别是语言发展的规律,其发展的途径和动因,都是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相一致的。

附 录

本文发音合作人有:尚新、刘娟(并州片,山西太原市)、张培培(并州片,山西交城县)、张鑫(并州片,山西太谷县)、杨琦(大包片,山西大同市)、杜娟(大包片,内蒙古包头市)、魏芙蓉(张呼片,河北万全县)、张联平(张呼片,河北平山县)、孟晓红(张呼片,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郭晓燕(上党片,山西长治市)、王洁(上党片,山西沁水县)、靳慧卿(上党片,山西陵川县)、孟晓东(五台片,山西应县)、高晓芳(五台片,山西五寨县)、张广华(五台片,山西神池县)、武惠敏(吕梁片,山西兴县)、吴伟伟(吕梁片,山西吕梁市)、王朝(吕梁片,山西临县)、白振有(志延片,陕西安塞县)、熊红丽(邯新片,河北涉县)、刘丞(邯新片,河南安阳县)。

参考文献

- 陈 刚 宋孝才 张秀珍 1997 《现代北京口语词典》,语文出版社。
- 何仕凡 2006 《西班牙语虚拟式中的虚与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第1期。
- 李 明 2001 《汉语助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陆俭明 2007 《从量词“位”的用法变异谈起——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的一点想法》,《语言科学》第6期。
- 吕叔湘(主编)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彭利贞 2007 《现代汉语情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 沈家煊 2008 《“移位”还是“移情”?——析“他是去年生的孩子”》,《中国语文》第5期。
- 王晓凌 2009 《非现实语义研究》,学林出版社。
- 吴福祥 2004 《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3期。
- 邢向东 2002 《神木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 许宝华 宫田一郎(主编)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一卷》,中华书局。
- 殷何辉 2010 《孝感方言中带句尾成分“它”的主观意愿句》,《汉语学报》第3期。
- 张伯江 2002 《施事角色的语用属性》,《中国语文》第6期。
- 张 敏 1998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2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
- Delancey, Scott 1997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1: 33-52.
- Kuno, Susumu and Etsuko Kaburaki 1977 Empathy and Syntax. *Linguistic Inquiry*. Vol.18, 4: 627-672.
- Kuno, Susumu 1987 *Functional Syntax: Anaphora, Discourse and Empat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berg, Adele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吴海波(译),《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Haiman, John 1985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eorge 1987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宗守云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zongshouyun@sina.com)

the interactivity of spoken interaction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observed between the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conjunctions and the interactivity of spoken discourse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spoken discourse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interactivity regarding the discourse, the higher frequency of conjunctions is found. The placement of conjunctions is rather flexible in spoken interactions. They occur in the initial, middle, and/or the final positions of a turn, serving respectively as the turn-opening, turn-keeping, and turn-transforming elements. A comparison is also mad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njunctions in spoken and written data, with the result showing that the occurrence frequency in this regard in spoken discourse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written texts.

Key Words: conjunction, spoken discourse, interactivity, stylistic differences

ZONG Shouyun, Negativity and mirativity: A case study of *dai* (待) as an auxiliary in Jin dialects

Dai (待), an auxiliary in Jin dialects, can be dynamic and deontic in the canonical modality system, conveying desire, promise, request and permission. Employed in eight constructions, *Dai* is highly correlated to, and then co-occurs with, negation at various levels.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recently prevailing category, *dai* can be rendered as a means to express and flag mirativity. Diachronically, *dai* is grammaticalized from a semantically full-fledged verb to an auxiliary. The case of *dai* is typologically significant due not only to its wide distribution in Jin dialects, but also the particularity of its mirativity expression.

Key Words: *dai* (待), auxiliary, Jin dialects, mirativity, backtracking reasoning

WEN Changyan, The multi-functions of the complement *dao* (倒) in the Shicheng Hakka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paper classifies the multi-functional complements of *dao* (倒) into four subdivisions, semantically conveying direction, result, duration of states, and duration of actions, respectively. It also notices that this multi-function is shared in the Hakka in Mei County, Liancheng County, and four counties in Taiwan, and beyond, in a number of other dialects. Ontologically and diachronically, the paper identifies *dao* as the *dao* per se, i.e. that meaning 'fall down', and then demonstrates the motivations behind the proposed semantic evolution, specifically, from Direction to Result and then to State.

Key Words: *dao* (倒), Hakka, multi-functional complement, grammaticalization

LI Wei, LIU Ya'nan, *Gen* (跟) in the Southwest Mandarin: With a reference to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e la Langue Mandarin Parlée dans l'ouest de la Chine*

The word *gen* (跟, follow/with/and) is used as a verb of giving, a dative preposition, and a conjunction/coordinator in the Southwest Mandarin of both present day and of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go as recorded in the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e la Langue Mandarin Parlée dans l'ouest de la Chine*, a dictionary compiled by the then missionaries. While differing from the Beijing Mandarin, the Northwestern and Southern dialects, the multifunctional pattern concerning *gen* coincides interestingly with *yu* (与), its counterpart in Ancient Chinese.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this kind, however, appears to be on the wane, and the shrinking well observes the unidirectional principle in the content-to-function evolution.

Key Words: the Southwestern Mandarin, verb of giving, dative preposition, conjunction, *gen* (跟)

ZHANG Meilan, MU Yong,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xiongdi* (兄弟)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Chinese appellation *xiongdi* (兄弟) in the texts from Ancient Chinese to Modern Chinese. It reveals three evolutionary paths of *xiongdi*: (1) from a coordinate phrase to a compound word; (2) from a kinship appellation to a social appellation; and (3) from addressing other person to self-addressing.

Key Words: appellation, *xiongdi* (兄弟), diachronic evolution, lexicalization

CAO Jingyi, On the ambiguity and misuses of the structure *Kuayue N-ge shiji* (跨越 N 个世纪)

The paper presents th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and the cases of misuses of "*kuayue N-ge shiji* (跨越 N 个世纪, gloss. to cross N-cl century)", and reveals the cognitive causes behind these complicated readings through conceptualization theories. It argues that the ambiguity is caused by the multiple potential sememes of the verb of "*kuayue* (stride over, cross)", i.e. OCCUPY, CROSS (the border) and SPAN (a period of time). Thus the mentioned construction constitutes a special bidirection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 and the overlap of the three sememes.

Key Words: *kuayue* (跨越), ambiguity, multiple sememes